

定川遗书 宋 沈焕

淳熙四先生皆传陆学者也，杨慈湖、袁絜斋巨制煌煌，垂诸百世；舒元质之文，犹赖梨洲搜得残稿二卷。独沈定川之书，罕有存者。不惟其书不存，即其言之可考者，絜斋之行状、言行编、平园之墓碣尚已，而墓碣则于卒之岁月复误。言行编世仅见谢山之所节录，未见全帙；谢山增补宋元学案别为之传，可谓精审矣，然于修补吕大愚传，既曰：大愚壬寅至官，去以丁未；而为定川传，则未明言讲学岁月。蒋樗庵则曰：改通判舒州，不赴。时史忠定方退休里中，割竹洲宅延居之。一若讲学在改判后也者。冯舸月、叶缙卿辑慈湖年谱，益矛盾矣。且不独后之人也，王深宁生宋之世，为九先生祠堂记，其言叔晦以国正家居是已，而谓大愚往还不及三君，则非也。慈湖、絜斋，是时虽受官，而犹家居，班班可考。后生小子如寿鏞者，何敢自诩多闻、辄云有得？今既集群书，确证具在，因别订言行汇考以质于世，定为竹洲识学在淳熙十年、十一年之中，而断然不在十五年戊申改判舒州之后。盖以大愚去以丁未也。月湖为吾钓游之地，竹洲风景无间古今，溯洄伊人，流连景仰，乃不获读其全书。举所谓往返论辨以求周览博考之益者，皆付阙如。奚所资而镜焉？顾其留遗者，虽仅朱子谓其大篇短章、铿金戛玉者，犹得于断残中见之；若夫训语所垂，昼观诸妻子、夜卜诸梦寐、立大本明大义、前无坚敌短兵便为长技大可惧也，即此数语，已得概其生平。慈湖称其砥柱中流，足以起士大夫萎茶不振之气者，岂虚誉哉！抑考鄞县艺文志，王梓材臞轩有补葺沈定川文集，今亦未之见。因就搜罗所及，辑定川遗书二卷、附录四卷，而以言行汇考并入附录中，更因编遗书而得絜斋遗文钞定川言行编全帙在焉。续有所获，愿同志广之。民国二十五年一月后学张寿鏞序

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人物之生斯世，何其相遇之难哉！气禀得于天而，学力资于人，兼之者难也。故奉议郎舒州通判沈焕，天资伟特，识度高明，家庭之间，自有伊洛。蚤游文馆，又与天下英俊讲明。其于气禀学力，盖兼之矣。一命登朝，受知孝祖，得时行道，庶几乎展尽底蕴。而官止佐贰，不终显荣，命也何如，士林共叹。中郎进秩太常，议谥华文，邃阁我孝祖圣交神思之所在也。俾之侍直切近霄汉，所以表耿先哲、崇奖名儒，且彰承奉先猷之意云。魂兮有知，钦服休命。宝庆二年正月十五日诏

定川遗书目录

卷一

诗

留别杨慈湖之鹅湖 箴友

文

承奉郎孙君行状 净慈寺记 竺硕夫墓志铭

卷二

训语

定川遗书卷一 宋 鄞 沈焕叔晦 后学 鄞 张寿镛辑

诗

留别杨慈湖之鹅湖

任地从天景孰真，何须向北定三辰。天涯未遇蜃楼市，仙峤偏多采药人。分手传资每歧路，知心讲道更情亲。离亭信宿梅花驿，只恐霏霏雨雪频。

（案右诗见王臈轩宋元学案补遗）

箴友

为学未能识肩背，读书万卷空亡羊。

（案右诗句见袁正献公撰行状，云：君始居家塾，非圣贤书未尝诵读。及游太学，亦当箴其友云云。董孟如辑甬上宋元诗略，亦录之）

文

承奉郎孙君行状

先生姓孙，讳介，字不朋，越之余姚人也。居于县之烛溪湖，号雪斋野人，里人尊之为先生。七世祖当五代时自睦州来徙家。曾祖亮。祖政，生四子。伯子升，仲子什，叔子充，季子全。先生叔氏子，其季无子，伯父命为子。家世力田，伯父为浮屠，持其戒甚苦，而识趣不凡。闲就儒生习论语孟子诗礼，辄通大义，慨然靳变其家为儒，集犹子亲授训传，饬厉严明。于是先生之兄畴寿朋，少凝远有伟志，言动遵规矩，称伯父意，故龙图阁学士尚书胡公沂周伯之父定翁先生，名宗伋，字浚明，方以学行讲授闾里，伯父俾寿朋、率诸季负笈依其门。尝有家问，督寿朋立志刚远，慕先生，暑毋昼寝，群居起敬，忌苟同俗，且曰：汝前报吾，苟且学作文字。君子无一忘敬，苟且何等语？后不得复尔。寿朋学勇进矜式，后来诸长者相会，曰：万金可有，孙寿朋不易得也。寿朋早没，先生孤童自立，学成益光。先生之学，本末有序，始终可考。以先圣为师，暑日拜先圣文，永感悲思，每旦诵孝经一通。着日诵孝经赋，不惑佛老，不谄鬼神，不好襍祥，不事方术，不信阴阳地理之书。着卜葬说，慕司马温国公未尝妄语，追念伯父思望兴门户之意、伯兄提携教育之恩，言辄流涕。逢讳日，临祭祀，歔歔哀泣，终老不懈。虽箪瓢不给，而粢盛洁芳，薄荐必斋；衡茅不补，而莹屋缮葺，茂林勿翦。敦念族属，平心正气，且教且劝，虔而严惮焉。少尚忠义，有忧当世心。弱冠寓林瞳，闻徽宗崩，北望大恸，情发于诗，末云：常愿吾皇不共天。闲语中原旧事，扼腕顿足，愤激作默祷六言：无一日敢忘君，以天下为己任。但申么么之私，远冀明昌之寝。其壮烈如此。幼

学于定翁，定翁没，持心丧，编其嘉言善行曰胡氏贤训。每诵其德，忧思感怆，如其思伯父伯兄。夫人之大伦，亲也君也师也，三者随力之所及，此非古之所谓躬行君子乎！年七十，仿程公太中珣自为墓志。前卒一岁，季子奉安车丞海陵，神气莹澈，肤泽不黧，乐饮剧谈，庞眉皓然。人谓难老，而先生自言：吾日月近矣。为诗往往多诀别语。岁十一月朔，扶杖瞻先圣画像，泣曰：今而后不复得事先圣矣！自是果卧疾不能兴。改岁之旦，意少适，取琴鼓之，曰：吾其遂与琴别乎！越二十六日，疾甚，诸子泣进，曰：吾方澄心静卧，勿乱我。明日熟寝觉，犹进粥。其夜复煮药，屡请不答。将旦，命诸子扶坐，正色曰：圣人五十知天命，吾七十五矣，胡使我不知命，为畏死恋生者乎？诵曾子易箒一章，及庄子虫臂鼠肝语，琅然不差。移时病革，绝复苏，命酌一卮，手自持饮，饮竟，曰：姑退，今日尚少延也。又熟寝觉，复起坐曰：吾无余念，独二孙未名。抚二孙命之名，而目诸子曰：善教之。既则微笑曰：吾真无可言矣。命旋席向仍寝。晡时，县长官主簿问疾，举手别曰：气尽则止，愿加爱焉。日暮，气寝微，遂终官舍。淳熙十五年戊申正月甲子也。呜呼，观先生死生之变，可以验平生之学。信本末始终不诬矣！初，有田三十亩，娶同县张氏，得奩资十亩，伏腊不贍，常寄食，授书助给。中年，三儿浸长，谢主人归，训家塾。久之大困，丧其土田，然犹损衣辍食，以周旋姻亲之急。不事请谒，不营锥刀，忍穷如铁石。非其义，馈之不受。为子求妇，皆故人寒士之女，曰：吾方以礼训吾家，使妇挟富，则闺门何观？不如两穷之相安也。诸子壮，有过，挞罚不少假。子妇诸孙，下逮仆妾，进退有时，少长就列，凜如也。平居恺悌慈恕，恩意浹洽，使人必知其劳苦，察视寒暖饥饱，尽其情。家政虽细事薄物，动有绳约。独米盐出入用费盈缩，告事而已，不苛诘责。未尝与人为怨，闻一善，辄记录，称道不置，终不及人之恶。其教学者，恳恳如己子。家贫无书，自诸经正义、诸子书、战国策、西汉晋南北隋唐五代史、百氏文集、异闻杂说，悉手钞，或删其要语，楷书细字，无点画稍惰，年四十余，不事科举，晦迹不入都邑者三十余年。晚随季子就养，所至谢客，澹然翻书自娱。诗文数十卷，号雪斋野语，皆有德者之言也。年七十，逢寿圣庆恩补承务郎，后二年高宗再庆，进承奉郎。终之年九月辛酉，归葬舍南烛溪湖之滨、潘山之坞。三子：应求乡贡进士，次应符，次应时，文林郎泰州海陵县丞。女一人，未嫁而夭。孙男：祖佑，祖诒。孙女五人皆幼。焕尉上虞，始识先生之季子，见其资端而秀发、知非而改过，起而问其原委，乃谓子曰：吾伯祖开吾家儒学之端，吾伯父植立为儒之业。今我父指前人诲我，恐恐然未知其不负也。甲辰岁，始得拜先生于床下，阔略行辈，贬损名德，进焕而教之。视其貌如野鹤孤云，洒然不受世之尘也；察其意慊然未始自足，讲学进德，毙而后已也；听

其言如五谷之饱人，浸浸乎手足服礼，耳目端静，使人不能自己也。使稍见之用，趋死不顾利害去就，白首耆艾，喟然动众心，谁能屈之？惜也时命大缪，成于其身，善于其家，达于乡而奋发乎后昆。为尔诸孤，将请于晦翁朱先生铭其墓。不鄙焕委状其行，遂次第

书之为状。八月十四日从政郎充两浙东路安抚司干办公事沈焕谨状

净慈寺记

奉化县治之西六十里，有佛宫焉。按图志，唐干符六年所建，院有故籍。又谓始于石晋天福五年，他无考证。自天福庚子逆数而上，适周一甲子。图经流传，不应无据。院初号仁王，其锡名净慈者，本朝治平二年也。淳熙戊申，里之父老告于州曰：净慈为刹，实明、越、天台三郡田夫野妇远近老稚，奔走徼福之地。山无常产而地少，朝晡稻蔬之供未始告匮者，实赖山王阴率潜化，若有人从空中告语相劝导者。凡粟米豆麦布帛丝麻薪炭菜果，随阙而应，不求自至，倾瓮倒囊，负担挟筐，牵联号呼，累累而来。舍其有而求所欲，无不响答。比年主丈室者行业不孚，祷祝弗应，里多疵疠，人心累惊。愿更择有道行者居之，以妥慰山灵，而加惠一方。邦君吏部侍郎岳公从之，悉召州之名刹育王天童而下，十有六主首，俾通选一人，得今住持师宏，临江人，嗣法佛照禅师。始至，周视庭宇，喟叹荒芜。众相与毕力支倾补罅，规恢隘陋。甫期月，百堵徐兴，法堂清严，以祇演佛事；僧堂奥敞，以休处朋徒。且过接待之寮，辟而新之，以安适来者。度僧有库，会浴有室，钟鱼震响，草木葱茂。丛林规制，大略具体。宏师以书来乞记其事，余观人之一心，精诚所达，虽天高地厚、豚鱼细微，金石无情，有感必通，况数椽之兴废？于是心苟存鬼神其相之矣。虽然，天下之事，其将兴也，责于己，求于心；其将坏也，听诸神，归诸天。古今一轨。宏师能充此心不倦，则道俗丕应，兴起法席，盖未艾也。不然，徒日燃熏瀹供，而神不我孚，吾恐山王去之远矣。书以遗之，使刻之山中。若夫自汉以后，佛法入中国，四民风靡，竞求福利，上之人往往多倡导之，其来已久，岂特一净慈而已哉。民生不及三代远甚，其本安在？宏师不求余言，姑置勿道。独识其所以振作颓废之概如此。绍兴改元八月记

竺硕夫墓志铭

君姓竺，讳欣（颀），字硕夫，明之奉化人也。竺氏先世服田，君亶亶笃厚，邻里称善人。遣其子大年从游，他日喜而语舒广平曰：诸子自得师，粗厉之习变而为儒雅，暴慢之气转而为温厚。非曩日比矣！家法整肃，乡人皆化之。

（案：奉化县志竺大年传：父颀，字硕夫，亶亶笃厚，邻里称善人。又云：家法整肃，乡人皆化之。注云：历志参学案及沈端宪撰竺硕夫墓志铭。宋元学案竺大年传：黄梨洲：竺氏先世服田，大年之父竺颀始遣其子从师，他日喜而语

舒广平曰：诸子自得师云云。盖本墓志。今端宪所撰原文既无可考，而得于奉化志及学案者止此。又案：志既云参沈端宪撰竺硕夫墓志铭，是奉化志初成之日，犹及见端宪文集五卷之存也。）

定川遗书卷二 宋鄞 沈焕叔晦 后学鄞 张寿镛辑

训语一

吾侪生长偏方，闻见狭隘，不得明师畏友切磋以究之，安能自知不足？前无大敌，短兵便为长技，甚可惧也。

学者工夫，当自闺门始，其余皆末也。今人骤得美名，随即湮没者，由其学无本，不出于闺房用力焉。故曰工夫不实，自谓见道，祇是自欺。

昼观诸妻子，夜卜诸梦寐。两者无媿，始可言学。

啜菽饮水，贫寒所不免。惟尽其欢则可。尽欢二字，学者当熟味之。

婴儿戏于亲旁，呼之则至，抚之则悦，了无间隔。学者此心常存，可谓孝矣。

钱尽再来，事几一失不可复得。李宰相绛之言也。

吾儒急务，立大本，明大义耳。本不立、义不明，虽讨论时务条目，何为？

学者无以精神凋丧于陋巷偏僻之习。

晦翁是进退用舍、关时轻重者。且愿此老无恙。

（案右九条，全谢山录袁正献公所辑定川言行编，载入宋元学案定川学案。后一条载入晦翁学案）

训语二

天子必有谏官，今世牧守遂无谏者。天子不得自行一事，而牧守皆擅喜怒，无敢问者。录事参军，自汉至唐，事掌弹劾。此职可复修也。

道德仁义，浑然无偏倚之谓成。杨墨之仁义，去道德而言之也；老子之道德，去仁义而言之也。二者皆有弊，以执一偏，不知礼也。道德仁义，理一而名二，体同而用殊。

各行于其所当行，而不偏于一曲，非礼不能也。

朝廷之上，不言功名之大小，则问官爵之崇卑、利禄之厚薄，此何等风俗哉？今公卿大夫在朝之士，所言者皆礼，问者以是，对者亦以是。可见礼乐明于上，风俗厚矣。

义是礼之变，等是礼之常。于坤干观变，于夏时观常，非圣人孰能观之。

礼行不是行礼，我与神有二，不可谓之行。圣人之诚，足以感神而无间，故无往而不得其所欲。

（案右五条，见王夔轩宋元学案补遗。第一条录叔晦语，第二至四录定川经说）

训语三

自以资禀刚劲，非所以欢庭闱。痛自砭剂（？），大书祭义：深爱、和气、愉色、婉容数语于寢室之壁。

访求书籍，得之胥吏家，曰：是政本也，而此曹私之，不谨堤防，何以经久？或谓：姑安职，何行道？为太息曰：道与职，岂有二哉？因发策诸生，称孟子之言曰：立乎人之本朝，而道不行，耻也。今赧然愧于中者，可无其人乎？谓其友曰：吾岂不知诡随苟容自取光宠哉？吾朝夕兢兢，沦胥是忧，故不为也。不愧友朋，去无所恨。

干办浙东安抚司公事，帅属少事。同列颇以闲冷自逸，因曰：设官分职，安有闲冷者？

作永元（思）陵，百司次舍，供帐酒肉之需，州县奉承不暇。因曰：国有大戚，而臣子宴乐饮食自如，安乎？

移书御史曰：修奉大事，宜先治丧纪丧。纪着明，人心晓然，知君上典礼之重，贪求自息，科扰自戢，可不烦弹治而肃。

浙西帅知其贫，欲馈之丰，因所厚者言之，曰：受则伤义，拒则违俗，以既归告之其可。即日出郊。

官会稽时，故人典方面者赠以白金，反之，曰：向也闲居，赐何敢辞。今禄矣，义无兼受。

每称陶靖节读书不求甚解，会意欣然忘食。此真善读书。

（案右十条，见袁正献公撰行状）

训语四

为学录，同列率不敢与诸生语。喟然叹曰：将不知，兵不知，将（？）情意不接，不可之大者。

尝为司业言：学职，诸生之表，非其人不可。司业答以格法。曰：苟用格而已，一胥吏足矣。

初与司业争，或谓司业深情厚貌，宜少防之。曰：司业遇我厚，岂敢逆诈哉？既得罪，乃知下石者不独一人，司业与焉，曰：果厚貌深情乎？亦无怨也。居太学，语人曰：天子学校，当隆师亲友，循规蹈矩，以倡郡国。

（案右四条，一二见镇海县志本传录袁正献公撰言行编，三见宋元学案本传，四见宝庆四明志本传，录自周益国文忠公撰墓碣）